

王右丞集注

冊四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三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碑二首

故右豹韜衛長史賜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

右一
本作

左

君諱某字某其先奚仲之後于周爲上卿

周疑是殷字或商字之訛

世

有功列于諸侯氏則任鬱爲著族後有官于京兆者
子孫因家焉今爲萬年縣人也遠祖某漢河東太守
曾祖某周清河太守先復舊職先疑是克
字之訛異世而同符祖
某隋梁州南鄭縣令父某皇石州離石縣令不墜象
賢一門而二鳬鳥皆爲政以德遺愛在人能高其門
必有興者雖不當代果生達人君離石府君之第某

子也膺一賢之期鍾累葉之善忠孝自得稟乎天姿
詩禮輔成潤以庭訓文含四始雕蟲之技附庸武有
七德啼猿之術居外明經者皓首弱歲成儒達法者
腐脣端居曉吏以鄉貢明經擢第解褐益州新都尉
居無何丁母憂廬以長號淚少于血杖而後起骨餘
于形彈琴不成從先王之禮捧筐便慟有終身之哀
服闋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轉左衛錄事參軍又遷
右豹韜衛長史王樂爲用率武夫以扞城人愛其才
稱君子之爲衛方將冠章甫之冠衣縫掖之衣奏議
雲臺論政赤墀一見天子必爲之前席三說大臣必
爲之解印若端委以相六合盡宅心于帝庭授鉞以
董八蠻可傳首于魏闕然後挂冠東郡拂衣五湖

是都當

訛字

高蹈煙虹笑謝珪組天命不祐沮我良策春秋若

干以某年月日寢疾卒于永興里第某年月日葬于

京兆神禾原禮也

禾舊本作和非

嗣子曰某善繼先志克成厥

家多藝多才安英實選匪王舊本作三非李作實寶十城之價不以力

聞萬夫之敵命同御座漢帝以恩待故人超將中軍

先軫以才登元帥以某年月日從駕謁五陵天子若

曰自古明王

王舊本作三非李作

因心以孝待人由己以施物故休

戚共憂樂同也其贈羽林將軍任某父使持節丹州

諸軍事丹州刺史敬其事則命以始寵其身以及其

親明主所以盡心忠臣所以盡力故羊舌職悅是賞

也陳力異代官成聖朝修文下泉名在天爵前賢陰

德雖遺慶于後昆嗣子揚名乃大顯于先父養則致

樂沒而有稱昔也爲士享惟將軍之食今則典邦葬
亦諸侯之禮皇帝命之太史書之報昊天之恩曾舉
世未有豈與夫手樹行檻躬廬長松負土成墳傭身
以葬匹夫之孝同年而語哉君少有大略長而能賢
安于仁樂于善厚生以儉守智以愚視事所及筆硯
盈庭其力文也容膝之外圖書滿屋其嗜學也八體
之能右軍曾未知翰五弦之妙中散何擅于琴以禮
庇身以清守官惟邦之彥惟國之翰夫人河東裴氏
始以某爲光祿也封河東郡君及是又贈河東郡太
君子之忠由母之教母以子貴不亦宜乎司文者執
簡以往刊石旌德其詞曰

薛侯之裔兮代濟其美不墮其名是生碩德兮爲世

作程忠不祐孝不福兮早謝休名身爲士兮子爲卿
大將羽林兮統天兵大顧本作文誤今校正天子寵兮爲崇榮贈我
武符兮賜我專城青松寂寂兮晝無人聲狗不吠兮
雞不鳴蒼茫千古兮孰云旌賴孝子兮揚音英

豹韜衛

唐六典左右威衛光宅元年改爲左右豹韜衛神龍元年復爲左右威衛有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

丹州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有丹州咸寧郡

奚仲之後

唐書宰相世系袁任姓出自黃帝少子禹陽受封于任因以爲姓十二世孫奚仲爲夏車正更封于薛又十二世孫仲虺爲湯左相太戊時有臣扈武丁時有

祖己皆徙國于邳祖己七世孫成侯又遷于摯亦謂之摯國漢有御史大夫廣阿侯任敖世居于沛其後徙居渭南

萬年縣

按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萬年縣

石縣

按唐書地理志河東道石州有離石縣

象賢

禮記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鄭康成註賢者子孫恆能法其先父德行

遺愛在人

晉書樂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南史蕭引傳吾宗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

高門

漢書于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人所思南史蕭引傳吾宗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

容馳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一賢

員半千傳五百歲一賢者生

四始

是謂四始子夏詩序

詩之至也孔穎達正義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廢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

蟲

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

啼猿

淮南子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弱歲

江總讓尚書令表臣
弱歲立朝本無奇志

杖而後起

禮記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彈琴不

成

禮記子夏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勿敢過也

左衛錄事參軍

唐六典左金吾衛有兵曹
參軍事二人正八品下

左衛錄事參軍

唐六典左衛錄事參
軍事一人正八品上

扞城

周南赳赳
武夫公侯

干城毛蔓傳于扞也晉書桓溫
傳贊受寄扞城用恢威略

君子爲衛

晉書劉超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
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

章甫之冠縫掖之衣

禮記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鄭康成註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

道藝者所
衣也

前席

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
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

解印

用史記蔡澤說
范睢事

端委

左傳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
侯杜預註弁冕冠也端委禮衣也

宅心

陸機漢高祖功
臣頌萬邦宅心

駿民効足李周翰註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于心劉琨勸進表純化既敷
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皆作歸心解雖同用周書宅心知訓語而訓異也

授

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
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

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後操斧持頭授將
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
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制于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

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

八蠻

孔穎達禮
記正義南

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爾雅云
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蹠五曰穿胸六曰儻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

後漢書時

王莽殺其子字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謝靈運詩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煙

虹鮑照詩蚌節流綺藻輝石亂烟虹

珪組晉書張軌傳綰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寶

十城之價

庚信詩名高六國共價重十城

連不以力聞

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萬夫之敵

三國志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

漢帝

晉書王導傳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子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漢字疑惑臣佐下軍上德也杜預註先軫

五陵

唐會要高祖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太宗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高宗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中宗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睿宗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

羽林將軍

唐書百官志左右羽林軍將軍各三人從三品

命以始

左傳故敬

其事則命以使服其身則衣之純

羊舌職

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修文

王隱晉書蘇韶死而

甦云顏淵卜商爲地下修文郎

昊天

詩小雅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負土成墳

後漢書祭遵喪母負土起墳晉書山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

植松脩身以葬

搜神記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

柏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縗百疋于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守智以愚

家語聰明睿知守之

以愚

容膝

歸去來辭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八體

晉書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

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

隸書

中散

臧榮緒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有奇才博覽經籍無所不見

八體

拜中散大夫嵇康賦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

惟邦之

彥

詩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毛萇傳彥士之美稱

惟國之翰

詩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毛萇傳翰輅也鄭康成篆申伯甫侯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輅之臣

母以子貴

公羊傳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執簡以往

左傳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

碩德

傳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諸大義

爲世作程

蔡邕陳太邱碑文含光醇德爲士則程劉良註程法也

武符

唐人以諱謂虎爲武武符卽虎符

符也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狗不吠雞不鳴

漢書燕王旦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衍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祕書監京兆韋公神道

碑銘

坑七族而不顧赴五鼎而如歸徇千載之名輕一朝
之命烈士之勇也隱身流涕獄急不見南冠而繫遜
詞以免北風忽起刎頸送君智士之勇也種族其家
則廢先君之嗣戮辱及室則累天子之姻非苟免以

全其生思得當有以報漢棄身爲餌俛首入橐僞就
以亂其謀佯愚以折其僭謝安伺桓溫之亟蔡邕制
董卓之邪然後吞藥自裁嘔血而死仁者之勇夫子
爲之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也昔冢韋氏主盟于
商後扶陽侯重世相漢高祖某官父某某官並勳德
茂著史牒詳焉牒顧本作謀誤
今校正公卽文貞公之仲子也初以

宰相子弁髦署吏抱拜授封加朝散大夫封平樂郡
公累拜某官丁文貞公憂又丁某國夫人憂無容顧
禮殆不勝喪終身之痛歷稔猶毀幼無童心長積純
氣抱其天素立于人紀先聖微言宿儒未辨貫穿精
義總括旁說文言蔚于興表筆態奸于力外子虛上
林敢云雄似黃庭團扇方議雁行鶴氅乏姿羊車奪

映

乏顧本誤作之
今校正

會選公壻詔婚王室天家焜燿獨任素風

時論騰蹠宜在右職乃拜中書舍人動翔鳳之詠啓
廸古詩下流水之書敦崇雅誥轉太常少卿六宗九
奏悉具其儀天神地祇可得而禮俄入觀累貶巴陵
太守

入覲疑是以親
二字之訛

稍遷壽春太守又遷臨汝太守其理務

教訓其政尚寬簡謂其敘在六官又踐三事疇咨帝
載必歌九功之德式和人則必復三代之英天子避
其用親奸臣惡其異己馮衍竟廢揚雄不遷抑古人
而有之何夫子之命也逆賊安祿山吠堯之犬驅彼
六驃憑武之狐猶威百獸藉天子之寵稱天子之官
徵天子之兵逆天子之命始反幽薦稍逼溫洛云誅
君側尙惑人心列郡無備百司安堵變折衝爲賊矣

兼法令而盜之將逃者已落穀中謝病者先之死地
密布羅網遙施陷穽舉足便跌奮飛卽挂智不能自
謀勇無所致力賊使其騎劫之以兵署之以職以孥
爲質遣吏挾行公潰其腹心候其間隙義覆元惡以
雪大恥嗚呼上京旣駭法駕大遷天地不仁穀洛方
鬪鑿齒入國磨牙食人君子爲投檻之猱小臣若喪
家之狗僞疾將遁以猜見囚勺飲不入者一旬穢溺
不離者十月白刃臨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築
口戟枝叉頸縛送賊庭實賴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
賊恫瘝在身無暇戮人自憂爲厲公哀予微節私予
以誠推食飯我致館休我畢今日歡泣數行下示予
佩玦研手長吁座客更衣附耳而語指其心曰積憤

攻中流痛成疾悞不見戮專車之骨梟枕鼓之頭焚骸四衢然躋三日見子而死知予此心之明日而卒某年月日絕于洛陽某之私第以某月日返葬于某原禮也皇帝中興悲憐其意下詔褒美贈祕書監天下之人謂之賞不失德矣公敦穆孝友明允篤誠高居化源濡跡物軌元昆曰陟伯與仲居愛之欲無方視之若不足薄其私而厚其室抑謙己而讓其名故有靈芝聳蓋嘉木連理時人以爲孝悌之祥而公昆季謙而不以聞也維穉弱之契晚年彌篤吾實知之能言者乃爲銘曰

銘亡

臨汝郡

按唐書地理志汝州臨汝郡屬河南道

韋斌

按劉昫唐書韋斌韋安石之子也景雲初安石爲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業爲女平恩縣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焉遷祕書丞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爲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

先爲中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改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尚書韋堅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太守加銀青光祿大夫斌授五品時兄陟爲河東太守堂兄由爲右金吾將軍紹爲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爲賊所得僞授黃門侍郎憂憤而卒及寢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祕書監

七族

史記鄒陽傳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

赴五鼎

新序佛肸以中牟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

坑

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履而生之漢書主父偃傳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誅

獄急

漢書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辟陽侯迺奉百金税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賄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

下吏欲誅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儒於是閔籍儒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

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南冠

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縛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刎剗送君

用侯羸事

詳見六卷種族其家

漢書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師古註誅及種族也

報漢

漢書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輜戎馬之

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弓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註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

入橐

漢書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脣拉豁免于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昂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

謝安

晉書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桓溫威振內外人情噂沓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

蔡邕

後漢書董卓爲司空聞蔡邕名高辟之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

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子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

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轡遠近以爲非宜卓于是改乘卓蓋車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

豕韋氏

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爲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別孫元哲子豕韋其

地滑州韋城是也豕韋大彭迭爲商伯周叔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爲氏

扶陽侯

漢書韋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爲丞相

文貞公

唐書韋安石京兆萬年人舉明經累官中書令封郇國公卒天寶初加贈左僕射謚文貞

弁髦

左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孔穎達正義云弁謂繒

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繒布之冠斂垂髦三加之後去

繒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右丞用其字蓋取始冠之義

朝散大夫

唐六典敘

階從五品下曰朝散大夫

後漢書桓麟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成按禮記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

慈不孝鄭康成註云勝任也孔穎達正義云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者結所以沐浴酒肉之義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不云同而云比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後人以不勝喪爲孝子之美稱蓋失之矣

毀

禮記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孔穎達正義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形

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

天素

零陵先賢傳諸葛亮謂劉巴曰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人紀

商書伊訓先生肇修人紀

宿

後漢書故司空掾桓梁宿儒咸名冠德州里

雄似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雁行

晉書王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

黃庭

白氏六帖右軍王羲之嘗見山陰道士有羣鵝求之人邀右軍書黃庭經以換遂書之

也書史會要韋斌以行草

世說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

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

驚裴于時微雪祖子籬間窺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

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

書太甲篇

流水之書

史記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太常少卿

唐六典太常少卿正四品上

六

中字

翔鳳之詠

謝朓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

啓迪

啓迪開道也借用商

宗

舜典禋于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孔穎達正義云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

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壈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零宗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

山谷邱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元註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

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元註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

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

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元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謂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

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

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顥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

同廢之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天神地祇

周禮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肅鼓靷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

舞冬日至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官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

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巴陵

按唐書地理志岳州巴陵郡隸江南西道

壽春

按唐書地理志壽州壽春郡隸淮南道

六官

鄭康成周禮註太宰

司徒宗伯司馬司寇

疇咨

虞書疇咨若時登庸司空爲六官

帝載

虞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傳載事也

九

功之德

左傳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式和人則

周書君牙宏敷五典式和民則孔安國傳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

二代之英

禮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

丘未之逮也而

馮衍

後漢書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怨衍等不有志焉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

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謙之子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徵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當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顯宗卽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于家

揚

雄

漢書揚雄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

安祿山

通鑑安祿

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詐爲勅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卽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于范陽諸將皆弓兵夜發詰朝祿